



源於真運

新全運 新機遇(二)

9月27日，香港特首於西安體育館舉行的第14屆中國全運會閉幕禮上，接過全運會會旗，揮動會旗代表香港有份正式接受籌辦第15屆全運會的責任。早陣子國務院宣布香港會與廣東省及澳門合辦第15屆全運會，已經收到很多朋友提出的大大小小的疑問，其中大部分都是懷疑：香港有能力主辦嗎？對香港有利益嗎？香港人工租金成本這麼貴，會虧本嗎？對香港體育發展有幫助嗎？其實以上問題，無論你舉辦什麼活動都會面對的，而活動大如全運會，自然是要好好計劃，正如申請主辦一些大型賽事運動會，通常我們會作一個可行性報告，由列舉項目開始逐一解決問題，例如主辦經費支出多少？各方贊助、門券收入多少等等。

今次香港辦全運會，不用做可行性研究報告，因為已是事在必行，我們主要的計劃是如何辦好這次的全運會。過往香港主辦過不少國際性體育單項賽事，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經驗，例如單車、游泳、羽毛球、乒乓球、馬拉松等等，簡單而言，將每一個單項賽事加起來一起辦就成了全運會了，讓每一個體育總會負責營運他們自己的項目，所以現在要看的是香港會主辦多少個項目呢？在粵港澳合辦下，香港理論上只需負責約三分一的體育項目，以我們曾辦國際賽事的經驗而言，應該不算太困難；但如果申辦閉幕禮在香港舉行，香港則會比較吃力，但對香港製作人來講，卻是一個很好以及難得的考驗和經驗，製作一個大型運動會的開幕禮不簡單，需要極大的創意、意念、主題，才能吸引觀



●香港特首接過全運會會旗。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晚舟之重

孟晚舟已回到祖國，因為疫情隔離，即使趕上了國慶日，但也無法參與國慶活動。儘管如此，安頓在祖國土地之舟，國慶日仍然是國人心之所繫。

那是個激動人心的晚上，全世界中國人都看着孟晚舟回國下機這一刻。機場停機坪的歡迎隊伍，機場大堂的群眾，因為防疫，沒有近距離的握手，沒有激情的擁抱，隔着老遠，隔着電視，孟晚舟感謝的肢體語言，遙對揮動國旗的人群，《國歌》和《歌唱祖國》歌聲響徹、激情電波在夜空回盪。

一個溫文爾雅中國女子，3年來，纖幼的高跟鞋上，拖着沉重的電子腳鍊，但她仍然健步前行；她嘴角的微笑，令心痛她的人稍放寬了心；她那種隱隱然的傲氣，在飛舞的圍巾中揚起；她以從容之姿，面對虎狼之局；她以溫度和厚度，展現了今天中國人的自信和堅韌。

機場這一幕，可能老外都看呆了，制裁中國企業的高層，卻燃起了中國人民的共對之心，完全跳出經濟科技範疇，為何會拔到這樣一個凝聚中華民族的高度？

打壓中國企業，任意拘留中國公民，已是霸凌；孟晚舟腳下的電子腳鍊，更是對中國人的屈辱。晚舟勝利回航，是對霸凌和屈辱的反彈，廿一世紀的中國人，嚥不下這口氣，但相信，揚眉吐氣終有時。

埋頭苦幹的人，實力積累擴大，成績悄然來到身邊；想不勞而獲的人，才需要對別人霸凌、攻訐、圍堵，傷人又傷己。大國角力如此，個人做事一樣，就是不必在意某些人的小動作，你唱你的，我幹我的。世界之大，容得下你和我，每人頭上一片天，你的天遮不到我的天。有時候，以為自己很孤立，其實很多朋友都在你身邊，相信一句話，「人在做，天在看」，自己怎樣做人，別人都看在眼裏。



七嘴八舌

志偉升職必然加「辛」

TVB公布曾志偉由原本副總經理的位置晉升為節目內容營運總經理，星島集團前行政總裁譚世和加入無線並獲委任為商務營運總經理。一個加入電視台8個月便升任做總經理（節目內容營運），另一個是由報業走入電視業界，可見TVB大老闆的經營作風和以往很不同，勇於嘗試，用人唯才，有功必有獎賞。

TVB的老老闆稱人事調動的目標是無線電視將更有效率地執行正在進行的重組工作，並讓其業務重拾增長軌跡。曾志偉升職後將全面負責主要內容營運，包括綜藝、合拍劇、音樂的製作，以及節目採購及策劃，強化創作的核心競爭力。

記者問志偉可有加薪？他幽默地說：「係升職加『辛』。」他又坦言老闆委派都有辦法，點都係開心事，開心唔係因為升職，係大家都辛苦得到認同特別開心，收視好咗，廣告客戶又多咗，所有功勞應該歸功身邊同事。

志偉講得好真實，是辛苦個辛，入TVB是辛苦的，他從未試過朝九晚五生活，做家要朝九晚十困在電視城，而且每日開八九個會議。以前做電影度橋怕怕度到通宵，也不是日日如是，特意向其身邊人了解，跟他的人都說辛苦到嘔，因為太多嘢做。許多事不是外界睇到那麼簡單，觀眾對節目隨意彈議幾句很輕鬆，製作人員卻花很多時間和很大壓力。志偉除了有人緣外，他是打過仗的將軍，明白士兵的苦和體諒他們的困難，放下身段同甘共苦奮鬥，才能夠在8個月內做出老闆滿意的成績。只要不是戴着有色眼鏡，或有既定政治立場的人，都會認同TVB改變了，創意節目多咗，節目包裝年輕化了，TVB藝人

的士氣好了，這已經是很好的勢頭。

其實志偉入TVB最初只想搞綜藝節目，相信他沒料到現在連戲劇部都要管，責任更大，壓力更大，真的不容易。還好他仍有更大，想為行業做番件好事。

大家都知道傳媒、創意行業成敗，財力和人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財力就要老闆支持，人才就要用管理層的眼光去發掘。而且創意很容易榨乾的，需要有不斷輸入創意人才意識。老闆願意大力支持，下屬用心做事，定必事半功倍。

志偉升職後第一時間想到是要招攬更多對台前幕後有興趣的人，希望有些年輕人加入電視行業，這是聰明的，現時電視行業走入新紀元，節目講求多元化，可以迎合不同群組的口味，不一定大型節目就大收，品牌節目要堅持做下去。年輕人口味節目由年輕人做就最好，成人有時真是難理解現時後生仔的口味，成人眼中的無聊話題、低B動作，青年人睇到開懷大笑。

正如由區永權主持，長輩藝人李家鼎、謝雪心、肥媽同班後生藝人做嘉賓的節目《代溝關注組》就很好玩，有趣味性，兩代人又了解多些，他們不時拋出金句很有趣，現時長輩和後輩確實有很多價值觀差別很大，大家都不知如何解決又不傷感情，如果有節目引起他們的討論，也是溝通的一種方法。這就是好節目。睇他們新節目《醫醫，我不想再病了》，將醫療常識趣味化，都是很好的包裝，醫管局也該學習和支持。

選拔全能藝人的節目《飛越木人巷》、《聲夢傳奇2》、《好聲好戲》都是好成功。相信再給些時間志偉及TVB製作人，他們無理由無好節目出。



翠袖乾坤

從美國小說看美國

司湯達說過「美國是愚蠢自私俗氣而又要人諂媚奉承的國家」之外，也說過「讀過美國人的名著，你便討厭這個國家！」相信他討厭美國這個國家，未必等同對美國作家不滿，但美國作家總脫不開美國精神，筆下題材離不開美國，才是令他討厭的主因。

司湯達這樣說，卻勾起我學生時代閱讀外國小說的回憶了，作為小說迷，自然什麼小說都看，看過紅樓/三國/水滸/巴金/魯迅/沈從文……又怎會錯過不同國籍作家的名著，對美國作家自然亦不例外，當時外國小說中，總以某大出版社翻譯的美國小說最齊全也最亮麗，連平裝版本印刷亦同樣精美，封面光滑燙膜，植字鮮明的紙紙內頁，比起我們內地作家新開紙印刷的小說，「顏值」好看多了，可是不知何故，嗅到美國小說那股有異書香的氣味，多少總有臨近某些機構鋼板門前，無心敲門進內而又勉為其難進內的矛盾。

就是第一次接觸海明威16年剛改過200次響噹噹的《老人與海》，捧在手裏朝聖般一字一句認真細讀，最後還是無法看到卷終，雖然日後也看了曾改編成電影《亂世佳人》的

《飄》和《紅字》，米契爾和霍桑魅力還是難與之後閱讀的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等名著相比。

美國小說一如美國飲食，營養有欠豐富之餘，當中還混雜它獨有的無名「鈣化劑」，美國奉為世界第一名著、那部以戰爭期間愛情為主題的《飄》，作者有意無意間便脫不了「白人至上」的祖傳意識，故事中黑奴對僱主依賴的愚忠，種族主義的自大精神便顯現無遺。

美國小說大多不外強調「奮鬥」和「殺戮」，文學裏頭那種「美國精神」延伸成自我「美國優先」性格，一直以來都有跡可尋；而且不止小說，美國卡通童話中離不了後母魔怪的老土角色，都看出這個國家自己用心不良，對外疑神疑鬼。



●故事中黑奴一角，曾引發黑人抗議。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遠山的呼喚

車子進入下洋境內，車輪下的路沿着山，一路逶迤至深山處。車子在初溪村部停下，一下車，朋友說，這裏好冷啊，氣溫至少比龍岩市區低5度。冬天寒冷，這是下洋初溪給我的第一印象。我們的目的地是這裏的一個自然村——池牛崗。在村裏嚮導的帶領下，我們的車子繼續向前行進，數分鐘後，一座城牆赫然出現在我們眼前。

下車，目光從城門穿過，「池牛崗」三字醒目於一大石塊上。城牆窄，盡地而建，寬約20來米。此處是入池牛崗的必經之路。站在城門外仰看，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氣勢。從城門步行入內，豁然開朗，一股原生態古寨氣息迎面撲來，有農田屋舍；有成群的雞鴨在田間悠閒覓食；一隻大黃狗悠悠地走在路上；再往裏面走去，還可見養蜂人家，更驚艷的是，一隻大母雞帶領一群毛絨絨的雞寶寶在一塊空地上覓食，這個久違的親切畫面，只能追溯回我的童年時代。

嚮導直接將我們帶到一家小店舖。在此，早有一清瘦老伯沏好茶候着我們。進去的路上，我們就在揣測這個奇特地名。「池牛」莫非是宰牛的意思？剛坐下，我們就急不可耐地向老伯詢問「池牛」其義。果然，老伯說，「池牛」就是宰牛的意思。聽完他的解釋，我會心一笑，用與本地客家話完全同音的漢字「池」來代替，如此大膽，如此有創意的寫法，我還是第一次見。我想，客人人見了這名字，定能牢牢記住。在閒聊中，我們得知，老伯是當年接頭戶曾阿石之子。老伯的話匣子隨着「池牛崗」的名字被打開，他一邊沏茶一邊用較緩慢的語速給我們講「池牛崗」的故事。一百多年前，此地不叫池牛崗，它原來住着胡姓人家。

池牛崗人的始祖是個牛販，早年，始祖從九峰老家趕牛至永定湖坑販賣，有一天傍晚，行至此，人和牛都已極度困乏，只好在此求住一宿。房東不肯收留，他死活賴着不走。因為，他知道，一天來，人和牛已走了100公里，要是連夜繼續趕路的話，人和牛都會累死的。無奈，房東只好道出實情，經常有一幫土匪來此打家劫舍。果然，這一夜土匪又來了。

匪首見了群牛和這張生面孔，便問他哪裏人氏？他說九峰曾姓人氏。匪首又問，曾某某你可認識？他說，是我叔。匪首說，曾某某是我的故交，我經常到他家，怎沒見過你？他說，我常年在外面販牛。就這樣，匪首放過了牠，並說，晚上就在這裏殺牛，犒勞犒勞我的弟兄們，往後，你繼續做你的生意，我們不會再為難你的。是夜，他殺了一頭牛。從此，每逢湖坑趕集日，他便和牛一起借宿於此。時間長了，他和房東成了熟人。因那幫土匪經常在這吃吃喝喝的，房東的日子愈來愈艱難，只好向他借錢維持小日子。時間到了，無力償還，只能用一間房抵債，爾後，又再借，時間到了，又再用一間房抵債。最後，所有房子都變成他的。從此，他就把家安在這個風景秀麗的小盆地，在此開枝散葉。池牛崗就是這麼來的，現已有人丁200多號。

講完故事，老伯帶我們參觀東邊樓，這是一座土圍樓。看着樓內的新設施，老伯一臉憂傷地嘆了口氣說：「這麼冷清，這是我3個兒子共同出資興建的，還有外面的城樓與滑梯。」此刻，站在空曠寒冷的天井裏的老伯，顯得更加清瘦，他臉上的憂傷彷彿被寒風凍住了。此情此景，不免令人陡生一陣嘆息與同情。是啊，我們一行人至此已有個把鐘頭，只見幾個從外面進來邀伴一起去喝喜酒的男女，其他再無

外人進來。本村大部分人家外遷，只剩老伯在內的幾戶人家。在這樣的空間裏，新建的遊樂場顯得突兀孤獨，也因此平添了幾分蒼涼之感。我在心裏哀嘆，連人影都見不着幾個，哪來的生意？

初溪有10座世遺土樓，近年來，隨着各地土樓旅遊業的興起，它也順應時代潮流，有聲有色地做起了旅遊業，在遊客吞吐量較大的一些旅遊景點，有不少人在自家門前，擺攤兜售一些土特產和一些小商品，這給部分家庭增加了一些收入。可是，如何讓整個村莊獲益？這是一個難題。我的家鄉位於經濟較發達的高新園區，即便這樣，仍舊有不少年輕人到經濟更發達的城市去打工，更不用說偏遠山區的年輕人了。

有部叫《一點就到家》的電影，這是一部農村題材的喜劇片，也有人稱它為勵志片。故事的主人公：有電商夢的魏晉北，有快遞夢的彭秀芳，有咖啡夢的李紹群，這3個有夢想，卻有着完全不同經歷的年輕人，因機緣巧合湊在了一起，在雲南一個千年古寨開創創業的故事。一開始，他們經歷了不少挫折和失敗，後來，他們總結經驗把所有外出務工人員召集回寨種植咖啡樹，並自主研发成功了一款叫「普洱咖啡」的咖啡。這畢竟是一部電影，編劇和導演賦予了它完美的結局。然而，現實是非常殘酷的，無人村隨處可見。但，它也給了我們某種啟迪，以及道出了一個深刻的道理：一個村莊要留住人，必要有一個適合自己的產業鏈條，並且，要與時俱進，把電商、快遞、直播帶貨等元素融進產業鏈中。

在這部勵志片中，我彷彿看到了池牛崗的希望，彷彿看到了千萬個村莊的希望，彷彿聽到了遠山深處的呼喚：年輕人，回來吧，家鄉需要你們。



獨家風景

藝術凝聚人心

中秋節晚上，幾位朋友不約而同推薦了由央視電影頻道首次播放、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主題的中秋晚會《灣區升明月》，看得令人心往神馳，尤其是焚幕中不時穿插灣區各個城市的夜景，更充滿想像。

對中國人而言，中秋是團圓的日子，能藉此時機，將兩岸四地藝人凝聚在大灣區最活躍的城市深圳灣體育中心，以歌聲說出心聲，以藝術撫慰心靈，也把近年猶如被關在籠中的港人的眼光帶到更廣闊的天地。

長期以來，香港人習慣性地看「大台」（TVB）製作的綜藝節目，每逢佳節、台慶或各慈善籌款等，大台都出動全台乃至全港演藝精英傾力演出，給市民帶來一場場視聽盛宴和難忘回憶；但時移世易，無論是互聯網帶來的衝擊，還是國家崛起造就的機遇，香港演藝人員不再只留在小小島城，以致昔日作為「香港特色」的演藝風光不再。

不過，對觀眾來說，能有更多選擇，看到更多元化的國家級演出和節目，卻是福氣。

儘管主會場放在具備地理優勢的深圳，但整晚節目還是以香港老中青三代演藝人員壓陣，我們看到久違的譚詠麟、林子祥、王菲，步入中年的張智霖、楊千嬅，容祖兒、蔡卓妍、鍾欣

童，還有資深卻努力不懈的成龍、趙雅芝和任達華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風行一時的香港流行歌曲此時此刻重新演繹，別具韻味；而部分普通話歌曲以粵語演唱，也突出文化交融和地方特色，反映了香港流行文化往績獲得肯定和可挖掘潛力。

此外，有北京的演藝大腕黃曉明、姚晨、劉燁和張小斐，有海峽兩岸自成一格的「九十後」當紅歌手——內地的周深、華晨宇，以及香港的鄧紫棋和台灣的歐陽娜娜，乃至「零零後」的易烱千璽、范丞丞和王源。這些在不同年代成長、不同文化背景的歌者帶來風格各異的表演，除了令人享受視聽之娛外，還大開眼界。這是以往僅由「大台」製作的綜藝節目難以比擬的——當然，也不適合比較。

作為香港人，我們當然希望看到陪伴我們長大的本地藝人大放異彩，卻也希望欣賞到更多在國家範圍內活躍的內地明星的才藝和風姿。

2014年乃至2019年之後，讓更多熱愛家園的香港人看到，香港不再是從前的香港，也不應該只沉淪於舊日好時光。經歷了一場猶如戰爭般殘酷的「黑暴」，以及被迫隔離的「瘟疫」，港人深深體會到，被「挾持」或「孤絕」的香港更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跟灣區鄰近的姐妹城市攜手，共同拓展新路。



琴台客聚

天秤與公平

如果站在自己之外去客觀地評價自己，我會認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寫作者。

當有一些孩子或是一些成年的朋友向我請教寫作的方法，亦當有一些機構想請我去做講座談寫作，對於後者我是一律婉轉拒絕的，因為有自知之明，懂得自身在演講上的短處，而對於前者，我總是不厭其煩地告訴他們，要成為一個好的寫作者，就要先成為一個好的讀者。

我自己在很小的時候就是一個好的讀者了，因為喜歡讀書，當別的孩子還仗着自己年幼在恣意玩鬧的時候，我已經跟着父親學會了用新華字典認字，開始艱澀地去看《紅樓夢》了。後來讀過一篇文章，大意是上帝把人們需要的東西放在天秤的一端，然後對想得到那些東西的人說：「你想要什麼，就拿走什麼，但是你必須在天秤的另一端放上價值相等的東西。」我想，彼時還年幼的我大抵是在天秤的另一端放上了童年的恣意玩鬧，才換得了從讀書中獲得的所有樂趣。

我的師父胡野秋先生既是一直在指導和提攜我的師長，亦是罕有的與我在文學路上有着默契的心靈相通的摯友，他才華橫溢，年少成名，儘管後來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挫折與坎坷，卻依舊保持着一顆赤子之心和滿懷的抱負。除去在書房裏勤奮地耕耘，先生也極愛四下去做各種演講，像一輪太陽，要把自己胸中所有的積累掏出來惠及大眾，他講歷史、講文化、講閱讀……恨不得將自己所學的都一一拿出來塞進別人的腦殼中。我有時便沒大沒小地和師父開玩笑，說他是一個天生就要發光發熱的人，在講台上，在聚光燈下燃燒自己才是他的人生。

這樣一個想要燃燒自己的人，在疫情期間還是會有「冷遇」，疫情期間一些圖書館或是書城等公眾場所的文化講座並沒有終止，就連去年停辦了的文博會也重新舉辦，只是對前往主講的嘉賓分外的嚴格，嘉賓到場必須要有合格的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報告。師父遏制不了自己演講的熱情，又悄悄地抱怨每兩天就要去做一次核酸檢測，不然連演講

的場館都無法進去。本果因此得知了一個帶着苦澀的信息：我崇敬的師父大人每隔兩天就要被「捅鼻子、捅喉嚨」去證明他的健康。師父卻是羨慕我的自由，羨慕我可以在家安心地寫字，不受核酸檢測的控制。

而我卻因此想起了上帝的天秤，每個人在得到的同時，必須要有相等的付出。我因為只想在家寫字，所以才能避開頻繁的核酸檢測，而我的師父卻為了講台下的普羅大眾，讓自己在疫情期間的人生充滿了被「捅」的「酸爽」。

我的一位女友帶着她再婚的新婚丈夫在節後來訪，二人在人前十分地甜蜜愛，女友在人後卻卸下偽裝，顯得萬般無奈，她說她選擇匆匆地再次走進婚姻是為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以及在公司和社會的形象，因此又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對未來的嚮往。我看向她身後的天秤，略過了她的無奈，看到她拿起的和放下的那些東西。耳邊有很多人在「無奈」地說着自己面對的不公平，然而，當你看透了任何一件事物的本質，卻真是沒有什麼是不公平的，區別只在於人們自己最初的選擇。